



## 诗三首

严奇音

### 咏白龟湖

蓝天澄影泛磷光，近畔青黛远黛妆。  
雪鹭双出惊翠苇，轻舟一入动莲塘。  
西来潢水千层碧，东去沙流万里长。  
波下古国沉俱寂，仿听风月道沧桑。

### 秋晚

远山默默垂天际，日暮湖霞半壁红。  
摇曳芦花心有意，泽国秋水晚晴晴。

### 芦花

苍苍清影沐烟霞，秋水长天散絮花。  
只为湖光添露色，不和枫岸比浓华。

## 法纪与情理交融的警世之作

——读赵俊杰中篇小说《钟实》

刘耀仑

猴年新春，南方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雪。遥望，大地一色，白雪茫茫。近看，梅树最为劲健，琼枝傲立，含苞花蕾静静地裹雪而开。

这景象我在读赵俊杰先生的中篇小说《钟实》中又一次领略。河南《奔原》2016年第1期以头条位置推出该小说，向广大读者捧出高洁可心的雪梅。

小说主人公，新河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钟实虽是男性，可他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和凌寒更精神的风采堪称雪中梅。

整体看，《钟实》具有法理、情理、艺理水乳交融的品质特色。三者的有机融合决定了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成功，进而奠定了小说的成功。

作为新河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的钟实，明白法理，坚持法理，遵纪守法，违法必究。上任伊始，钟实便召开县纪委常委会，宣示对举报信中的问题“再不能放任不管，要立即展开调查”。

坚持法理绝非易事。当钟实等对新河县大悲寺街道工委书记纪保有问题进行调查时，平州市委组织部部长金鼎居然亲自来到新河县“视察”工作，提出“对发展中的问题不要求全责备”，实际上是给新河县委、县政府领导吹风、定调子，重点是敲打钟实，袒护纪保有。新河县委书记雷铁占等人害怕了、妥协了，对钟实说：“关他一天算了，有关材料先封存起来，有啥问题，随后再说。”此时，钟实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另外，钟实还遇到送钱卡、色诱，被严厉抵制后，又莫名其妙地办公室抽屉被撬、撞车，直至遭遇黑手，险些丧命。好在钟实一身硬骨、



一身正气，无私无畏，智勇双全，一一化解。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钟实以及纪委副书记高强等纪委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艰难险阻，真实地折射出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尖锐和复杂。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强烈意愿，纪检监察反腐败的扎实举措。小说作者如此把握和反映反腐败题材，可谓全局在胸。

法理与情理经常交织在一起，“法”与“情”既交叉又抵牾。“法”有时会出现畸变。

面对老父亲亲自为自己救命恩人的儿子苗金库说情，钟实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钟实耐心说服、安慰父亲，并承诺：“随后我要亲自去见苗大叔，说明情况。假如金库受到法律的制裁，苗大叔的晚年我一定照顾他……”由此使我们感到钟实是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人，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是真实可信的。

对被“双规”的纪保有，钟实做到仁至义尽，让人照顾他年迈患病的父母；让县妇联的同志找人去陪陪的老婆，防止其出现意外。这些不仅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观念，更体现了我们党通达情理的人文关怀。

钟实对淀粉厂负责人马函受贿案的处

理，可谓坚持法理与坚持情理并行不悖的精彩之笔。钟实对马函说：自己有一位朋友是企业负责人，建筑商为了揽生意，前前后后送了100多万元。这位朋友一时糊涂，把钹收了。收钱后提心吊胆，寝食不安，把这种情况对我说了，于是我就帮他分析后果。现在各地纪检单位设立了廉政账号，中央有规定，只要把收受的钱上缴到廉政账号，即使不署真实姓名，将来也可免于追究受贿责任。马函说：“钟书记，我全明白了。我想你那朋友是个明白人，他会按你说的办。”

《钟实》是否遵循了小说艺术的艺理呢？我认为它交出了完美答卷。

《钟实》的题材和主题是反腐倡廉，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人民为衣食父母的作家们，直面这样严峻的现实，并且用笔鲜活地表现出来，警醒世人。这是跳出小我关注大我的选择，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选择，是秉持作家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选择！

《钟实》的构架也很讲究。作者不仅在故事情节的展开、矛盾的激化上多有用心，而且在力量的对比与矛盾的转化上也颇费心思。作品一开头就写了钟实上任伊始，各种力量、各色人物就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使矛盾冲突在很高的层次上展开。开篇钟实被任命为县委书记，他想起了自己儿时的苦难生活、父母的教诲、自己的成长经历。《钟实》通篇有多处这样触景生情的情节，这对读者正确认识社会大势，特别是主要人物的世界观形成很有帮助。

作者在紧贴地气依凭生活的同时，把人物、事件、情节转化为有血有肉、生动可感、激荡人心的小说形态。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尽力克服表现浅显的政治功利指向，使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透视人性本质，再现官场真实，力争使幕中人知所惧，幕外人知所防，让读者在阅文品艺中感悟人生真谛，察悉社会风云，有那么一点警醒、启迪和收获。”

钟实形象的成功树立得力于一系列生动事件，包括典型细节的支撑。他的无畏，既表现在不怕背后有人告他的丑状，不怕撞车，不怕绑架，也表现在不畏权势上。他的风骨，表现在不为钱财所动，不为权色所惑。他的干练，表现在有经验、有智慧、有艺术。在调查线索时，严格保密，防止打草惊蛇。在条件具备时，又适当吐露，敲山震虎。在县委书记企图放掉“双规”对象封存案宗时，钟实提出是否要告诉一下市纪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使得县委书记无奈只好让钟实按原部署继续查处。

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揭示和场景的叙述描写也非常精准成功。纪保有工作有“政绩”，但受贿甚多，上有靠山，下有关系网。钟实敢于碰硬，为办成铁案，严明保密纪律，安排得力干将深入调查取证，掌握确凿证据。老奸巨猾的纪保有藏有巨额赃款的保险柜要用语音密码才能打开，语音内容竟是“执政为民，福祿寿禧”，真是有讽刺意味了。

钟实与纪保有的交锋，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有滋有味。这也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对手的狡猾、老辣衬了钟实的胆识和智慧，正因为刻画对手没有简单地脸谱化，从而丰盈了钟实形象的立体风采。

综观细读，《钟实》法理、情理、艺理水乳交融，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富有哲理，令人警醒深思。它既是反腐倡廉的力作，又是充满思想艺术含量的佳作。

不经意间浏览到一组沙枣树四季图，故乡便跳到眼前，我仿佛嗅到了沙枣的花香和果香，心儿顿时被融化了。

沙枣花又称沙漠桂花，之所以能与桂花接近外，它玲珑精巧的外形也完全不亚于桂花。

沙枣树与胡杨树、红柳树并称“沙漠三绝”，它们耐盐碱、抗干旱、根系发达，成群结队挺立于大漠深处的“倩影”千百年来始终是边疆最亮丽的风景。它们不仅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其顽强的生命力常常被用来激励和赞誉人类宝贵的精神和意志。沙枣树是它们中唯一既开花又结果的极品，一棵小苗栽下后三年就能呈现果实，因此备受人们青睐。故乡的田间小道、菜园田埂，甚至房前屋后都栽有沙枣树。印象里我家的平房就被沙枣树包围，烈日炎炎下，因为有了树荫遮挡，尽管室外高达40多摄氏度，屋内却别有清凉。

儿时，沙枣树给我带来了太多的乐趣和甜蜜，那一树树花开、一阵阵花香，一串串沙枣果子和树下的一张张如花笑靥全部浮现在眼前……

故乡的春天似乎比内地慢半个节拍，历经寒冬的雕饰，瘦骨嶙峋的沙枣树从苍凉寂静中复活，一番春风吹荡，虬枝盘曲的树冠泛出了绿意，

枝条上尖锐的针刺探出了头角，鹅黄的嫩叶舒展……此时，被棉袄束缚太久的孩子们像出笼的鸟儿，找到久违的“歪脖子”沙枣树，拉上绳子荡起了秋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明媚五月，暗香浮动，沙枣花当仁不让，在姹紫嫣红中抢尽了风头！你瞧，一朵朵金灿灿的喇叭状小花吐蕊舒瓣，一团团、一簇簇拥挤在绿色的枝条间，随着春风摇曳生姿。银树金花，引得群蜂低唱、百蝶起舞。“沙枣花开，十里花香”，一切都沉浸在花香的氤氲中。父母对孩子多了一份温柔，路人相逢多了一份问候。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孩子，放学路上钻进沙枣树林中，争先恐后，你采我折，精心挑选花朵最为灿烂的枝条，捧回家养在瓶中。简朴的家中因有沙枣花的点缀，顿时满屋生香，充满诗情画意。

枣花的余香还在空中飘荡，枝头却悄悄孕育出新的生命——沙枣。日渐长大的小青枣儿密密匝匝地挂在枝头，阳光照在上面泛着刺眼的光。这时的我们跃跃欲试，受不了诱惑，爬到树上，摘下一粒青果放进嘴里，酸涩难忍、眼泪直流。但我们宁愿天天让舌头酸麻着，也要一直试吃到枣子成熟。七月酷暑，沙枣树已枝

繁叶茂，葱葱茏茏，如一把把巨型大伞矗立在烈日下。夏风掠过，那一片片附着浅浅银屑的细长叶子带着串串青果跳起欢快的舞蹈，但终也压不住凄热闹的人群，当然大多是在暑假里放飞的孩子。绿荫树下，田头劳作的人歇息乘凉，唠唠家长里短；顽皮淘气的孩子玩耍嬉戏，惊醒了倚在树根旁打盹人的美梦。树上的青枣不时被男孩子扯下，当作子弹相互攻击。女孩子则躲在树荫下，端着盆，洗着衣裳。整整一个暑期，天天有吃不完的青枣，天天有洗不完的衣服。

金色十月，秋风送爽，树上的枣儿也由小变大，由青变黄，由硬变软，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鸟儿捷足先登，刚刚成熟的枣儿就被啄上新伤。等待已久的我们，放学后冲进树林，脱下鞋子，光着脚，攀着皴裂的树干，你拉我推地爬上了枣树，兴奋地用手捧着枝条上的沙枣，连来不及去除的树叶一起装入倒空的书包。有的树杈太高太细，手够不着，脚不能踩，我们就把小镰刀绑在长竿上，在树杈上使劲一拽，小树杈连着上面的沙枣应声落地。不会爬树的孩子则焦急地站在树下，举着长棍敲打枣树枝，枣子如珠子般滚落在地，一片金黄。成熟的沙枣红黄色深浅不一，表面还裹着一层薄薄的粉，像新

冯惠珍

鲜出炉的面包。剥开外皮，里面的肉粉粉的、面面的，吃到嘴里沙沙的、甜甜的。

沙枣装满了书包，我们才恋恋不舍地从树上跳下来，擦一下被枣刺划出血道的手臂，背着“战利品”趁父母收工前赶到家。不敢告诉母亲被树枝挂破衣服，就捡高兴的话题哄劳累了天的母亲用这新鲜的枣儿蒸一锅香喷喷的枣馍……

故乡天气干燥，沙枣很快就风干了，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平时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也有了可口的零食，还可以用它与小伙伴交换哈密瓜干、瓜子等。寒冬腊月，把沙枣放在铁炉上烘烤一下，别有一番焦香的风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天然的美食陪着我们度过寂寥无味的日子和漫长的冬季。

长大求学工作回到中原，没想到一转身沙枣树竟遥不可及。在河南也曾吃到过故乡的枣，但已没有记忆中的香甜和绵软，尽管枣还是故乡的枣，树还是故乡的树，但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转眼又到了丹桂飘香的季节，重温那些单纯的快乐与婆娑起舞的沙枣树，我闻到了童年的味道，我看到了那位明眸善睐的小姑娘，那年花开我如花，花开那年花如我！



大兴安岭秋色如画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 “代沟”与“钱沟”

陈鲁民

代沟，是指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相差十多岁就可以形成代沟。引申开来，有钱人与没钱人、富人与穷人之间也会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或可叫“钱沟”。

就说最近吧，亚洲首富王健林在《鲁豫有约》访谈中说：“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哇，小目标就是一个亿，让我惊讶得嘴半天没合上。不瞒您说，我这个工薪一族，这辈子最大的目标都没超过100万元。我觉得王健林的“小目标”就是在画饼充饥“逗你玩”；他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连这点出息、这点追求都没有？一个亿，小意思啦。或许这就是我和亚洲首富之间的“钱沟”吧。

前首富马云也发言了：“超过一两千万，麻烦就来了……超过一两个亿的时候，麻烦就大了。”马云现在的身家是人民币20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按他制定的幸福标准来衡量，他并不幸福，而是在极度“麻烦”之中。瞧瞧网民的回应吧，那铺天盖地的留言都写了什么：“我不怕麻烦”“我特想麻烦”“麻烦越多越好”“求求您来麻烦我吧”“把您的麻烦分点给我行吗”……马云说钱太多了太麻烦，网友们则为钱不够花而苦恼，这又是“钱沟”带来的认知差异。

稍有文史常识者都熟悉晋惠帝司马衷那段轶事。晋惠帝时，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人活活饿死。消息报到皇宫，晋惠帝听完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发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因此传为千古笑谈。平心而论，晋惠帝“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不事稼穡，不懂民间疾苦，说出这样弱智且混账的话似也在“情理之中”。王健林和马云倒是从草根奋斗出来的豪富，未发达时对民间疾苦、处世艰辛应该有所了解。但存在决定意识，屁股指挥大脑，当他们在豪富的位置上坐久了，“谈笑有巨贾，往来无白丁”，说话、办事、意识、思维，自然而然也会发生变化的。譬如他们一出手就是若干亿，最不起来的“小目标”也是一个亿，和普通人的“钱沟”已大得惊人了，再说出点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名言”，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鲁迅先生有段名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其实就是说的“钱沟”的意思。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钱沟”自然也在所难免。我们自然希望收入差距不要越拉越大，也不喜欢听来自“钱沟”那一边刺激没钱人的话，尽管人家是无意的。

虽然马云说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仍然不敢把“小目标”定成一个亿，因为那也未免太不现实了，还是一笑了之，把这当成因“钱沟”导致的一个冷笑话吧。

## 亲亲的马兜

梁永刚

草除根，过早地夭折了。好在马兜有着非凡的生命力，纵然农人们企图将其“赶尽杀绝”，一次次连根拔起，但是顽强的马兜依然“春风吹又生”，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奇迹。

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乡村孩童时常穿梭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给牛割草，当随身带来的水喝完，口渴难忍的我们便睁大了眼睛搜寻草丛中成熟的马兜。泛着青色的马兜是不能吃的，味如黄连，又苦又涩，唯有等到其褪去青涩之气表皮泛黄的花纹和西瓜颇有几分相似，尚未成熟时青绿色，熟透后微微发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淡淡的甜香。马兜有大有小，小的和鹌鹑蛋差不多，大的犹如核桃一般。马兜野味十足，生命顽强，不择土质，极其耐旱，尤以田间居多，拖着丝丝蔓蔓的瓜秧，顶着娇小玲珑的果实，以谦卑的姿态负重匍匐在青纱帐之中，身影飘忽宛如一阙婉约清丽的宋词。虽然和西瓜、冬瓜、丝瓜、倭瓜、黄瓜等同属瓜类植物，但在瓜族的大家庭里，卑微的马兜却没有一席之地，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障。当它的瓜类远亲躺在舒适的土地温床上，享受着肥料清水的滋养和人类百般呵护时，马兜却注定远离人间烟火，以柔弱的身躯与命运抗争，孤苦伶仃，自生自灭。

马兜是杂草，是野瓜，农人们常常这样说。一个杂，再带上一个野，使马兜成为大瓜族中的孤儿、弃儿。这也是自然法则的抉择。冬去春来，蛰伏在黑暗世界里的马兜籽粒破土而出，幼苗紧贴着地面艰难行走，一路蜿蜒疯长成郁郁葱葱的瓜秧，纵然秧上布满尖刺也是徒劳，最终难逃被人类铲除的命运。在葱葱郁郁的玉米地里，马兜的身上贴着醒目的“杂草”标签，由于左冲右突和玉米争养分，影响农作物生长，农人对其深恶痛绝，锄之唯恐不尽。锄头是马兜的克星，往往是马兜刚刚长出嫩绿的秧苗，还没来得及感受生命阳光的灿烂，就被斩

草除根，过早地夭折了。好在马兜有着非凡的生命力，纵然农人们企图将其“赶尽杀绝”，一次次连根拔起，但是顽强的马兜依然“春风吹又生”，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奇迹。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乡村孩童时常穿梭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给牛割草，当随身带来的水喝完，口渴难忍的我们便睁大了眼睛搜寻草丛中成熟的马兜。泛着青色的马兜是不能吃的，味如黄连，又苦又涩，唯有等到其褪去青涩之气表皮泛黄的花纹和西瓜颇有几分相似，尚未成熟时青绿色，熟透后微微发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淡淡的甜香。马兜有大有小，小的和鹌鹑蛋差不多，大的犹如核桃一般。马兜野味十足，生命顽强，不择土质，极其耐旱，尤以田间居多，拖着丝丝蔓蔓的瓜秧，顶着娇小玲珑的果实，以谦卑的姿态负重匍匐在青纱帐之中，身影飘忽宛如一阙婉约清丽的宋词。虽然和西瓜、冬瓜、丝瓜、倭瓜、黄瓜等同属瓜类植物，但在瓜族的大家庭里，卑微的马兜却没有一席之地，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障。当它的瓜类远亲躺在舒适的土地温床上，享受着肥料清水的滋养和人类百般呵护时，马兜却注定远离人间烟火，以柔弱的身躯与命运抗争，孤苦伶仃，自生自灭。

马兜是杂草，是野瓜，农人们常常这样说。一个杂，再带上一个野，使马兜成为大瓜族中的孤儿、弃儿。这也是自然法则的抉择。冬去春来，蛰伏在黑暗世界里的马兜籽粒破土而出，幼苗紧贴着地面艰难行走，一路蜿蜒疯长成郁郁葱葱的瓜秧，纵然秧上布满尖刺也是徒劳，最终难逃被人类铲除的命运。在葱葱郁郁的玉米地里，马兜的身上贴着醒目的“杂草”标签，由于左冲右突和玉米争养分，影响农作物生长，农人对其深恶痛绝，锄之唯恐不尽。锄头是马兜的克星，往往是马兜刚刚长出嫩绿的秧苗，还没来得及感受生命阳光的灿烂，就被斩

草除根，过早地夭折了。好在马兜有着非凡的生命力，纵然农人们企图将其“赶尽杀绝”，一次次连根拔起，但是顽强的马兜依然“春风吹又生”，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奇迹。

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乡村孩童时常穿梭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给牛割草，当随身带来的水喝完，口渴难忍的我们便睁大了眼睛搜寻草丛中成熟的马兜。泛着青色的马兜是不能吃的，味如黄连，又苦又涩，唯有等到其褪去青涩之气表皮泛黄的花纹和西瓜颇有几分相似，尚未成熟时青绿色，熟透后微微发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淡淡的甜香。马兜有大有小，小的和鹌鹑蛋差不多，大的犹如核桃一般。马兜野味十足，生命顽强，不择土质，极其耐旱，尤以田间居多，拖着丝丝蔓蔓的瓜秧，顶着娇小玲珑的果实，以谦卑的姿态负重匍匐在青纱帐之中，身影飘忽宛如一阙婉约清丽的宋词。虽然和西瓜、冬瓜、丝瓜、倭瓜、黄瓜等同属瓜类植物，但在瓜族的大家庭里，卑微的马兜却没有一席之地，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障。当它的瓜类远亲躺在舒适的土地温床上，享受着肥料清水的滋养和人类百般呵护时，马兜却注定远离人间烟火，以柔弱的身躯与命运抗争，孤苦伶仃，自生自灭。

马兜是杂草，是野瓜，农人们常常这样说。一个杂，再带上一个野，使马兜成为大瓜族中的孤儿、弃儿。这也是自然法则的抉择。冬去春来，蛰伏在黑暗世界里的马兜籽粒破土而出，幼苗紧贴着地面艰难行走，一路蜿蜒疯长成郁郁葱葱的瓜秧，纵然秧上布满尖刺也是徒劳，最终难逃被人类铲除的命运。在葱葱郁郁的玉米地里，马兜的身上贴着醒目的“杂草”标签，由于左冲右突和玉米争养分，影响农作物生长，农人对其深恶痛绝，锄之唯恐不尽。锄头是马兜的克星，往往是马兜刚刚长出嫩绿的秧苗，还没来得及感受生命阳光的灿烂，就被斩

草除根，过早地夭折了。好在马兜有着非凡的生命力，纵然农人们企图将其“赶尽杀绝”，一次次连根拔起，但是顽强的马兜依然“春风吹又生”，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奇迹。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乡村孩童时常穿梭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给牛割草，当随身带来的水喝完，口渴难忍的我们便睁大了眼睛搜寻草丛中成熟的马兜。泛着青色的马兜是不能吃的，味如黄连，又苦又涩，唯有等到其褪去青涩之气表皮泛黄的花纹和西瓜颇有几分相似，尚未成熟时青绿色，熟透后微微发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淡淡的甜香。马兜有大有小，小的和鹌鹑蛋差不多，大的犹如核桃一般。马兜野味十足，生命顽强，不择土质，极其耐旱，尤以田间居多，拖着丝丝蔓蔓的瓜秧，顶着娇小玲珑的果实，以谦卑的姿态负重匍匐在青纱帐之中，身影飘忽宛如一阙婉约清丽的宋词。虽然和西瓜、冬瓜、丝瓜、倭瓜、黄瓜等同属瓜类植物，但在瓜族的大家庭里，卑微的马兜却没有一席之地，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障。当它的瓜类远亲躺在舒适的土地温床上，享受着肥料清水的滋养和人类百般呵护时，马兜却注定远离人间烟火，以柔弱的身躯与命运抗争，孤苦伶仃，自生自灭。

马兜是杂草，是野瓜，农人们常常这样说。一个杂，再带上一个野，使马兜成为大瓜族中的孤儿、弃儿。这也是自然法则的抉择。冬去春来，蛰伏在黑暗世界里的马兜籽粒破土而出，幼苗紧贴着地面艰难行走，一路蜿蜒疯长成郁郁葱葱的瓜秧，纵然秧上布满尖刺也是徒劳，最终难逃被人类铲除的命运。在葱葱郁郁的玉米地里，马兜的身上贴着醒目的“杂草”标签，由于左冲右突和玉米争养分，影响农作物生长，农人对其深恶痛绝，锄之唯恐不尽。锄头是马兜的克星，往往是马兜刚刚长出嫩绿的秧苗，还没来得及感受生命阳光的灿烂，就被斩

对，一圈圈饶有兴致地揉搓着。揉捏马兜是个功夫活儿，必须心静有耐心，还要拿捏好力度，掌握一定技巧。虽然青马兜皮厚且柔韧性强，但是如果手劲过大，或者用力不均，很容易揉破外面的一层瓜皮，弄得满手都是黏糊糊的汁液，甚至喷一脸籽粒。揉搓到最后，质地坚硬的马兜完全没有了筋骨，变得柔软如泥手感极好，也失去了原先的青绿色泽，像是被水润湿了一般晶莹剔透，隔着那一层薄如蝉翼带着脉络的皮肤，体内的籽粒纤毫毕现，清晰可见。

乡村的孩童就是如此顽皮，玩到最后也不肯放过可怜巴巴的马兜，索性把软成一包水的几个马兜并排放在地头坚实的田埂上，一脚猛踩上去，随着一声细微的闷响，马兜的籽粒连同汁水四下迸溅，而一旁的孩童们却兴奋得大呼小叫，带着十足的快意嬉笑着走开了。那些被踩成碎泥的马兜，喷射出了无数籽粒，等到来年便会有一片片的马兜从田间地头冒出来，延续着勃勃的生机。生命的繁衍就是如此妙不可言，孩童们大脚一踩看似残忍的恶作剧，却在无意中承担了传播马兜种子的重任，得以让马兜生生不息，满地蔓延。



梁永刚 摄